

雨水是春天的第一滴泪

□ 周广玲

雨水，如同春天轻轻落下的第一滴泪，在清晨的朦胧中唤醒沉睡的世界。窗外，细雨淅沥，织就一曲悠扬的自然之歌。推开窗扉，一股湿润而夹带着泥土芬芳的清风迎面扑来，令人心旷神怡。

立春之后，雨水节气悄然降临，为大地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。檐角悬挂的水珠，在晨光中熠熠生辉，犹如一串串精致的风铃，轻轻摇曳，诉说着春天的序曲。这既是冬天的尾声，亦是新生的序章，带着一丝冬日的余寒，却满载着生命的喜悦与希望。

雨水的到来，预示着春天已真切地迈进了我们的世界。楼下的老槐树最先感知到这份春意。枝头的新芽愈发青

翠。记得去年此时，它还只是光秃秃的枝干，如今却已抽出嫩绿的新枝。几只麻雀在枝头欢腾跳跃，为这宁静的画面增添了了几分生机与活力。

雨水，总是以它独有的温柔，细细密密地成就着春天的诗篇，将青石板路浸润得油光锃亮。巷尾的老墙根下，苔藓贪婪地吮吸着雨水，显得更加鲜亮夺目。院落中的腊梅开得正好，经了一夜的雨水滋润，淡黄的花瓣上沾着雨珠，香气被雨水浸润得愈发清冽。

雨中的老房子，青砖黛瓦被洗涤得熠熠生辉，墙角的苔藓绿得惹人怜爱。屋檐下的燕子窝，在经历了漫长的寒冬后，终于迎来了归巢的燕子。它们忙碌地衔

泥筑巢，为春天的家园增添了几分温馨与生机。隔壁的老奶奶坐在门槛上择菜，笑容满面地说：“燕子回来了，春天就真的来了。”远处的山坡上，隐约可见一片片淡粉，那是早开的桃花。

在雨水时节，母亲总会牵着我的手，踏上一条被春雨滋润的小径，去田野间寻找那些鲜嫩的芥菜。雨后的空气，清新而又芬芳，每一次深呼吸都仿佛是一次心灵的净化，让人沉醉其中。田埂上，嫩绿的芥菜在雨珠的点缀下更显生机勃勃。母亲弯下腰，手指在泥土与叶子间轻轻地跳跃，挑选着最饱满、最翠绿的芥菜。记忆中的雨水节气，总是伴随着母亲包的芥菜饺子，那是我们共同的“咬春”仪式。品尝

着这由雨水滋润、母爱包裹的饺子，每一口都是春天的味道，都是家的温暖与甜蜜。

夜色渐浓，雨势渐微。天边的晚霞渐渐褪去，檐角的水珠仍在滴落，却已没有了清晨的急促与喧嚣。听着窗外的雨声，我不禁想起了母亲常说的一句话：“雨水节气下雨，一年都会风调雨顺。”这是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与祈愿。雨水，作为春天的第一滴泪，它默默地滋养着大地，让万物焕发出勃勃生机。它不疾不徐、不争不抢，或许，这正是生命最本真的模样，在无声处彰显力量，在细微处展现大美。愿我们都能在这美好的季节里，感受到春天的温暖与希望。

最难忘

zuizuinanwang

村里的老油坊

□ 王义尚

一人多高，紧挨后面的是小的，直径也有1米多。碾盘长和宽皆为12米，木榨设施都是由最原始的木质榫卯结构组成，需用两头精壮的大牲口拉动大碾砣，旋转的同时带动小碾砣分外圈旋转碾压油料。碾砣与碾盘的摩擦声长年累月、昼夜不停、周而复始地旋转碾压，直到把原料碾成粉末。

那时榨油的主要原料是棉籽、大豆、油菜籽和花生等。榨油的具体方法有以下几道工序：炒、碾、蒸、榨——将洗净晒干的榨油原料放在铁锅里炒熟，然后把炒熟的原料放在油碾上，碾压成碎末；碾压成碎末蒸锅蒸四五个小时后，再盛入圆形的钢圈（或铁环）内用苘子压实包严，大约六七个钢圈，一层一层摞起来，形成一个个的圆坨子。放在油榨里一次可以放12个坨子，之后用大小厚薄不等的木楔子镶嵌（最先用大的木楔），榨油师傅王兆经带领两个身强力壮的徒弟王效合、王云德，他们分别抡起28斤到48斤重的油锤，喊着号子“嗨、嘿……嗨、嘿……”，轮番一下下地捶打木楔进行压榨，待木楔与油坨松动有了间隙，再添加稍微小一点的木楔塞紧

继续捶打。如此反复，直到油坨子被压榨得出石油成为薄薄的圆饼为止。油坊的活是最苦的差事，尤其是炎热的夏天。那时没有风降温设备，加上蒸锅冒着热气热得像个蒸笼，榨油师傅们光着膀子仅穿一条短裤，肩上搭个毛巾，每次蒸一块饼的料，需二十分钟到半小时。每槽油大约七八十斤料，不少于十块饼再加上挥舞着几十斤的大锤，热得汗水顺着脊背往下流，一响下来光擦汗毛巾拧出的水就有大半盆子。好在生产队给其适当的粮食补助和增加点工分。我村的老油坊，由于历史长、工艺好，榨出的棉籽油、大豆油和菜籽油品质上乘、口感好，在方圆几十里都很有名气。外村油坊一般只有到了冬季才有活儿，我们村的油坊一年四季都不停歇，并且是人气旺盛。平时村民们炒菜、炸丸子，逢年过节或红白喜事，都是靠生产队分到的少量棉籽油和大豆油。

入冬以后的农闲时节，村民没有多少事做，榨油坊还会成为村民聚集的场所，一些村民便三三两两地往油坊里跑，这时也是榨油坊最热闹的时段。一个重要原

因就是油坊里整天烧大火烘炒棉籽、大豆和花生等油料，整个油坊暖烘烘的，也好借机取暖。我也经常到榨油坊里玩耍，因为这里有个长辈王兆经师傅，特爱讲有趣的故事，不论天上地下和古今中外、家长里短，他都讲得头头是道，大人小孩都听得津津有味，特别喜欢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到了70年代后期，农村分田到户，老油坊年久失修，停止了它的运作，并退出历史舞台。如今的机器榨油方式取代了旧时的手工制作，其油品、口感，远远比不上传统工艺榨出的油甘香醇厚。50多年过去了，村里的老油坊早已倒地，走到了生命的尽头，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。但我总觉得，榨油坊有一种神秘的亲切感，它凝聚了祖辈的匠心和智慧。

如今，虽然纯手工的木榨油坊已离我们远去，但木榨必将永远留存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脑海中，历久弥香。虽然它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，但老油坊记录着劳动人民的勤劳勇敢、聪明和智慧，诠释着悠久的历史文化，铭刻着一个时代的印记，给人留下美好的回忆。

人间真情

renjianzhengqing

娘碗里的地瓜头

□ 王益华

我是一名60后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地瓜是鲁西南地区的主食，为了挡饥，早晚都是地瓜稀饭。地瓜头是有丝的，塞牙，不甜；地瓜中间段，没丝的，还甜，还糯。所以，每当吃饭舀饭时，我和弟弟、妹妹，总是站在厨房门口，大声地吆喝着：“吃地瓜，不吃头，吃中间……”娘笑着，应允着，把地瓜中间段，都盛在我们的碗里，结果娘碗里总是我们不吃的地瓜头。

饭桌上，我们尽情享受着地瓜的甘甜。年幼的我们，对娘满碗的地瓜头熟视无睹，觉得心安理得。娘总是无怨无悔，默默地吃着地瓜头。从此好像有了习惯，好像水到渠成，娘碗里永远是吃不完的地瓜头，孩子们碗里永远是地瓜的中间段。这就是娘，把最真挚的爱给了孩子……

后来，爷爷奶奶年龄大了，和爹娘生活在一起。也许是怀旧，也许是偏爱，爷爷奶奶稀饭里也离不开地瓜。突然有一天，

我惊奇地发现娘的碗里还是地瓜头，爷爷奶奶碗里仍然是地瓜中间段。就这样，奶奶在娘的精心照料下，享年99岁，含笑九泉。这就是娘，用最平凡的小事，诠释着什么是人间真爱，什么是天下大孝……

爷爷奶奶已驾鹤西去，年过八旬的

爹娘生活在一起。地瓜仍是爹的最爱，一年四季离不开地瓜。前几天，我无意中发现，娘碗里依然是地瓜头，地瓜中间段都到了爹碗里。我和娘无意中谈起这事，娘平静地说：“你爹食欲不好，吃不多，我身体没事，吃啥都中。地瓜头我吃，把好的留给你爹，不能浪费了。”这就是娘，把最朴素的爱给了爹……

从青春年华到耄耋之年，跨越了半个世纪，娘碗里永远不变的是地瓜头，地瓜中间段到了孩子碗里、父母碗里、丈夫碗里。我多想煮一锅地瓜稀饭，把地瓜头都舀到我碗里，我吃地瓜头，也尝尝地瓜头的滋味，体会一次娘的细心、爱心和用心；给娘盛上地瓜中间段，让娘好好享受一次地瓜的软糯香甜，让娘好好享受一次被爱、被疼的感觉……

娘碗里的地瓜头，传承着满满的爱、浓浓的情。愿我家这样的家风，在子孙后代中继承、提高、升华。

心香一瓣

xinxiangyibian

枕边有爱梦香甜

□ 马亚伟

好表达得淋漓尽致。我们这些成年人，哪个不是这样过来的？想起我小时候，也喜欢把心爱的东西放在枕边，只有这样才能睡得踏实。心爱之物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，夜晚的梦也是香甜的。

爱在枕边，便会心安。对每个人来说，枕边都是最近距离而私密的存在，适合放置心爱的东西。枕边离手最近，离心也最近。枕边的东西，伸手可触，贴心陪伴。我们把珍贵的东西放在枕边，就像牢牢记在手心里一样，会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。越是心爱之物，越担心失去。而枕边是别人无法触及的地方，所以最安全。我央提灯，真真切切体验过这种感觉。

记得五叔给我买了个新铅笔盒，我爱不释手，不肯让它离开我半步。晚上睡觉时，我把铅笔盒放在我的枕头下面。我知道妹妹觊觎我的铅笔盒，如果她在睡着的时候偷偷拿去，我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可是放在枕头下面不一样了，我做梦都能看管着它，谁都无法抢走。枕边的铅笔盒与我耳鬓厮磨，几乎成了我的伙伴，我

越来越喜欢它了。

枕边放着心爱之物，心里会涌起莫名的富足感。我小时候吃食少，平时根本吃不到零食。有一次母亲进城，买了桃酥回来。我第一次吃桃酥，幸福得忘乎所以，不停地喊着“太好吃了”。桃酥香甜酥脆，我双手捧着吃，生怕一丁点渣掉在地上。吃完了，还要把手指舔得干干净净。母亲要把剩下的桃酥藏在柜子里，可是我觉得藏在柜子里很可能不翼而飞。我央求母亲，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把桃酥放在枕边。母亲嗔道，你这个小馋猫，桃酥在枕边，晚上还不被你吃个精光？我跟母亲发誓，晚上绝对不会偷吃桃酥！我只是想让桃酥在离我最近的地方，这样我才不会整夜为桃酥忧心忡忡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桃酥的甜香味儿就弥漫在鼻尖。我咽着口水，一口没敢偷吃。可一整夜，我的嘴巴里都是香甜甜的。枕边有桃酥，心中最满足。

我长大以后，当然不会那么孩子气了。但是我依旧喜欢把觉得珍贵的东西，

放置在枕边。我考了第一名，得的奖品是硬皮笔记本。晚上我把笔记本放在枕边，觉得特别满足。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，把通知书放在枕边。我工作后得的第一本获奖证书，也放在枕边。再后来，我喜欢上了读书。我的枕边常年放着几本书，晚上临睡前，随手拿起一本书读一会儿，就觉得白天的疲惫一扫而光，心里的褶皱也舒展开来，特别熨帖的感觉。枕边书就像贴心的爱侣一样，带给我心灵的满足和丰盈。

可是近几年来，我的枕边除了手机，不再放别的了。睡前刷一会儿手机，早晨睁眼就去抓手机。久而久之，我感觉眼睛越来越累，心灵越来越钝，情感越来越麻木，精神也越来越空虚。我身边很多人都是如此，手机成了枕边的唯一。手机依赖，手机成瘾，成了通病。我想，是时候找回失落的童心和远去的温情了。把手机拿开，在枕边放一件能让你心灵重回柔软的物件——一个小礼物，或者一本书，都行。枕边有爱，梦也香甜。



长河浪花

changhelanghua

在翁基的屋顶看星

□ 孙爱梅

在翁基没有灯光的屋顶上
我将脖颈向上仰起
看钻石般闪烁的繁星
这是若干年来
我们的久别重逢
小时候在老家的晒场
躺在竹席上
听露水打湿的虫鸣
看银河横贯天空
奶奶告诉我
哪是织女 哪是牵牛
那时候我还不知道
一个叫张孝祥的南宋词人
曾把北斗当作酒杯
邀请万象饮尽豪情
那样的诗意

注：翁基是云南景迈山九大古寨之一。拥有千年历史的翁基古寨，风景秀丽，空气清新，适宜观星。

心灵站台

xinlingzhantai

一只盲猫的春天

□ 马海霞



邻居小丽在村群里寻猫：一岁狸花猫早上走失，双眼看不见，没有野外生存能力，有见到者速与本人联系，当面重谢。还配发了狸花猫的照片。

这只狸花猫并不陌生，是小丽去年收养的一只流浪猫，抱回家中时，刚满月的样子。有知情者说，小猫的妈妈估计误食了老鼠药死掉了。猫妈妈一窝产了四个仔，其余三只都被黄鼠狼吃掉了，只有这只盲猫躲过一劫。

小丽是个善良的姑娘，她收养了这只盲猫，取名“余幸福”，希望这只孤猫，余生过得好日子。小丽对余幸福非常好，猫条、猫罐头、鸡肉肉天天伺候着，猫窝、猫玩具、猫抓板一样不缺。余幸福虽然眼睛看不见，但却因残疾而得到了小丽一家人更多的关爱和照顾，亲亲抱抱举高高，是余幸福的猫生常态。

余幸福是只公猫。因为视力障碍，它的活动范围只在屋内，性格温和，非常亲近人。余幸福八个月时被安排做了绝育手术，按说此次出走，肯定不会因为爱情。小丽回忆说，很有可能是她早上开

门时，没看到它跟着出来，走失了，找回来的可能性极小。即便如此，小丽一家还是满村庄地找猫。我也帮着小丽找，“花花”“咪咪”“喵喵”余幸福“一声一声喊，连耳背的老人叫醒了，余幸福也没回应一句“喵”，它肯定走远了。一只盲猫，出去咋生活呀？心里这样想，嘴上还得劝小丽：“好心人那么多，谁碰到它了，也会给它一口吃的，或许还能遇到好人，将它收养也说不定。”

希望有人看到它了，能将它送回来，毕竟养了快一年了，只有我了解它的脾气性格。”小丽这个想法实现的可能性极小。但看着她泛红的眼睛，我还安慰她：“放心吧，肯定会回来的。”

我实在找累了，人哪有猫跑得快呀，长时间生活在室内的猫，到了室外遇到人肯定应激，还不撒爪子跑呀，说不定我们找的这个功夫，早跑到外乡镇了，哪里去找呀。

我回家了，小丽也回家了。半小时后，小丽微信“呼”我，开口便说，猫找到了。我忙问，谁送回来的？小丽说：“没人送回，我自己发现了它。回到家后，我还是不放心，又出门去找，突然发现有风筝高悬在天空，便抬头看了几眼，不经意瞥到了我家大门外的树，发现余幸福正趴树杈上，抬头望着天，还开心地晃动着尾巴，一副很‘得意’的样子。我从大门口便开始喊它，它也没听到，全神贯注享受春天呢。”

我好奇地问：“它看不见，爬那么高，看天空还是看风筝？”小丽不高兴了，说：“春天不仅用眼睛看，还可以感受春风拂面、听鸟语、闻花香、晒春阳。余幸福虽然看不见，它也在用心感受春天呀，说不定比我们看到的春天还精彩还美丽百倍呢，要不然能那么得意地慢摇尾巴，喊它都不下来？”

是呀，一只盲猫的春天，未必不绚烂多彩，而且余幸福心里的春天比正常猫咪还多一抹色彩，那就是人间真爱。